

历史地理学的 理论与方法

[日]菊地利夫 著 辛德勇 译

LISHIDILIXUE DE
LILUN YU FANGFA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历史地理学的 理论与方法

[日]菊地利夫 著 辛德勇 译

LISHIDILIXUE DE
LILUN YU FANGFA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图书代号 SK13N117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 / (日) 菊地利夫著;
辛德勇译.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2014. 1

ISBN 978 - 7 - 5613 - 7168 - 8

I. ①历… II. ①菊… ②辛… III. ①历史地理学
IV. ①K90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50632 号

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

[日] 菊地利夫 著

辛德勇 译

策划编辑 侯海英

责任编辑 刘定 郝宇变

责任校对 郝宇变

封面设计 田丹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西安市市长安南路 199 号 邮编 710062)

网 址 <http://www.snupg.com>

印 刷 西安市建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20mm × 1020mm 1/16

印 张 13

字 数 195 千

印 数 2000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613 - 7168 - 8

定 价 46.00 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刷装订问题,请与本公司营销部联系、调换。

电话:(029)85307864 85251046(传真)

译者前言

这是一本有关历史地理学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的译文集。原作者菊地利夫生前主要执教于日本筑波大学历史人类学系。文集中大部分内容译自菊地利夫先生所著《历史地理学方法论》一书。菊地先生毕生从事历史地理学研究，曾经担任日本历史地理学会会长，除了具体研究日本历史地理问题之外，在历史地理学方法论领域，造诣尤深。先生精通德、法、英等西方主要语言文字，《历史地理学方法论》这部著作，全面而又深入地论述了欧美和日本历史地理学界对历史地理学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的认识历程及其应用状况。汇集在这里的译文，实际上保持了这部著作理论阐释的系统性，省略未译的只是书中举述的一些具体研究例证。因此，通过这些译文，应该能够比较完整地领会菊地先生的学术见解。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历史地理学方法论》一书初版于1977年4月（日文书名写作“歴史地理学方法論”，东京大明堂出版），我依据的就是这个版本。后来在1987年，菊地先生在同一家出版社又印行了新订本，内容有所增改，而我因时间和精力所限，现已无法依据新订本重译，这一点请读者谅解。好在其基本论述，并没有重大改变。

文集正文最后一篇《略论历史地理学中的人文主义方法——附论实证主义方法》，是菊地利夫先生为《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创刊十周年纪念撰写的一篇专稿，正好可以补充《历史地理学方法论》书中未曾系统论述的一个重要方面。另外，这里还附录有两篇河野通博先生的文章。河野先生毕业于京都大学，毕业后曾留校任教，后来长期供职于日本关西大学。中国历史交通地理是河野先生的一个主要研究方向。在这两篇文章当中，《日本历史地理学家略论——以京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为中心》一文，是河野先生为《中国历史地理论丛》撰写的专稿，旨在向中国学术界介绍日本历史地理学的历史和现状，内容非常翔实，对

我们了解相关情况颇有助益；另一篇《增进协作，正确认识人类的生活环境——日本关西大学河野通博教授在西安国际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上的祝词》，是1987年8月河野先生在西安国际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上所做讲演的文稿，篇幅虽然较短，却谈到对一些重要理论问题的看法，所以也把它附印在这里。

这些理论性论著，涉及诸多学科领域，译述难度本来就很大，而我自己对学术理论极为隔膜，尤为加重了翻译的困难。特别是选自菊地利夫先生《历史地理学方法论》的内容，都是我在硕士学位学习期间译出的，当时初入学林，寡陋浅薄，更可想而知。因此，这些译文一定存在很多疏谬，我对此深感惶恐。

承蒙恩师史念海先生重视，这些译文原来都是刊载在先生创办的《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季刊上。译文陆续刊出后，引发许多人的关注，特别是北京大学的侯仁之先生对此给予了充分肯定。侯仁之先生是中国最早亲赴西方学习历史地理学理论，并将其付诸研究实践的学术前辈，他对当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理论的建设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读到我的译文后，侯仁之先生特地邀请菊地先生到北京大学讲学数周，我也是在这时，才有缘拜见菊地先生，并蒙先生赐予《历史地理学方法论》的新订版本。侯仁之先生后来还几次和我谈起，希望我能够更多介绍一些国外的历史地理学理论著述，不断开阔学术视野。史念海先生和侯仁之先生的积极鼓励，是我把这些译文汇编在这里的一项重要动力。

这部文集能够在我母校的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印行出版，首先要感谢同人侯海英女士的鼎力帮助和责任编辑刘定先生的辛勤工作。而回顾过去翻译的经历，则尤其要感谢诸多日本学者和友人的热情协助。我的好朋友冲野恭子（现名千叶恭子）小姐，当年在日本学习院大学东洋史专业读本科的时候，用自己辛苦打工挣来的零用钱，赠送给我《历史地理学方法论》一书，才使我有机会读到菊地先生这部大作。很多年后我才知道，购买这样的学术著作，对于一个普通的日本大学生来说，是一笔很大的开销。菊地利夫先生对我未经许可就擅自翻译发表他的著述，不仅没有怪罪，反而当我向他为《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约稿时，还慨然允诺，精心撰写了长篇专稿。河野通博先生对中国和中国文化更充满感情，当年我约请他为《中国历史地理论丛》撰写评述日本历史地理学家的专稿时，不顾年事已高和手头工作的繁重，很快就赐下长文，非常令我感

动。日本中央大学的妹尾达彦先生,是我交谊多年的挚友,不仅一直鼓励我翻译出版这些学术论著,而且为促成出版这部文集做了重要的沟通联络工作。最后,我要特别感谢菊地利夫先生和哲嗣幹夫先生欣然同意授权出版这部文集,使其得以面世。

多年以来,我亲眼所见一大批日本的学者和普通民间人士,为中国的学术文化事业提供了大量细致周到的帮助。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学术界经济状况异常拮据、与国外学术界联系极其匮乏的情况下,这种帮助,对中国学术的发展尤为重要,从而也尤其值得我们珍重。借此文集出版之际,我想在这里对所有这些热心帮助过中国文化发展的日本友人,致以由衷的谢意;并且衷心期望,不管时势如何变化,这种友好的交流协作,都能够一如既往,长久持续下去。

辛德勇

2013年2月22日记于北京海淀蓝旗营寓所

序 言

当前,历史地理学理论仍需进一步深入挖掘,但相形之下,对过去进行全面总结,却更为必要。

自 20 世纪初期以来,更确切地说,应进一步上溯至 19 世纪末,从那时起,历史地理学(历史学和地理学的情形也与此相同)的潮流一直向着同一方向涌进。20 世纪前期是一个百花齐放的时代,众说竞生,如雨后春笋,围绕着基本理论问题曾展开论争。但这种局面似乎很快即告终结,直到 20 世纪中叶,尽管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历史地理学基本理论的研究却仍旧因循传统道路行进,呈现着一派衰老学科的状态。现在,新的发展就要开始,新世界的门扉将开启,20 世纪后期将成为确立历史地理学基本理论的新时代。

20 世纪中期发生了地理学革命。相对于传统的地理学和历史学,计量地理学和数量经济史学各自显示出新的动向。所谓地理学革命,不仅是指计量分析法,此外还有一种新的动向,这就是以环境映象为基础的行为科学方法。在历史地理学中,这两种方法也作为与传统方法相对应的新兴方法而发展着。目前,我们必须全面总结历史地理学基本理论,准确无误地认识其未来发展趋向。

历史地理学界新的未知领域(*terra incognita*)已经出现,认识新大陆的探查工作则刚刚开始。这本小书只不过是对历史地理学新大陆的眺望。为尽可能具体些探讨历史地理学基本理论的内容,本愿多介绍一些前人著述,但这却不得不减小到最低限度。

这本小书对于确立历史地理学基本理论来说,恐怕有总结过去重于开拓未来之感,且作者心有余而力不足,仅止于指出通向历史地理学未知领域的途径,至于入其堂奥,则须众多历史地理学者共同努力,方可实现。

目 录

译者前言

序言

| | |
|----------------------------------|-----|
| 一、历史地理学的构成 | 1 |
| 二、历史地理学基本概念的革新 | 9 |
| 三、历史地理学本质理论的多样化 | 26 |
| 四、历史地理学的逻辑结构 | 35 |
| 五、历史地理学的复原理论 | 56 |
| 六、历史地理现象的说明理论 | 63 |
| 七、历史地理学的知识类型 | 86 |
| 八、历史地理学的叙述理论 | 122 |
| 九、历史地理学的地理历史型叙述理论 | 134 |
| 十、历史地理学的时间断面型叙述理论 | 141 |
| 十一、历史地理学的时间断面堆积型叙述理论 | 146 |
| 十二、历史地理学的占据系列型与空间进化系列型叙述理论 | 154 |
| 十三、历史地理学的时空连续型叙述理论 | 159 |
| 十四、略论历史地理学中的人文主义方法 | 162 |
| 后记 | 174 |

附

日本历史地理学家论略

| | |
|--|----------|
| ——以京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为中心 | 河野通博/175 |
| 增进协作,正确认识人类的生活环境 | |
| ——日本关西大学河野通博教授在西安国际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上的 祝词 | 196 |

一、历史地理学的构成

(一) 什么是历史地理学

漫步在房总半岛九十九里滨的海岸,你可以看到在连绵 60 公里的沙滩上,沿海而立的水田村落一字排开。到了夏天,这里被辟为海水浴场,一时也很兴旺,但很多居民却是在邻近的京叶临海工业地带工作,因而成为劳动力的供给地。然而,迄于本世纪 30 年代中期,这里却一直是甚至可以驰名整个日本的沙丁鱼渔业生产基地。如果再向前追溯,则可以看到,在声誉卓著的近代经济学家佐藤信渊所著《经济要录》(1918 年,即日本文政十年)中记述着这里是举国无双的渔业生产基地。探讨当今滨海沙滩上的水田村落,是研究现在的地理,即通常所说的地理学研究。与此相对应,对过去曾经存在过的沙丁鱼渔村所进行的探讨,是研究过去的地理,这样的研究即称为“历史地理学”。无论任何地区,追溯其历史,都能够发现与现存地理状况不同的过去的地理现象。

作为研究已往人类与其活动地域的科学,历史地理学与考古学、历史学、民俗学、人类学等学科相互交映,并行发展着。这里并不想将历史地理学的定义同上述诸学科的定义进行比较研究,可是就历史地理学本身的定义来说,对其进行简明扼要的表述,或将有助于拙著的逻辑展开。在这里姑且将其定义为:历史地理学是复原过去的地理并对其进行解释、叙述的科学。广义的地理学可以划分为研究现存地理的现代地理学(modern geography)和研究以往地理的历史地理学(historical geography)两大类别。

究竟什么是地理?这一问题也要简单述及。翻开地理学史可以看到:“地理”一词含义的表述,随时代而变换着,关于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有种种定义。这是因为在向所追求的共同本质趋近过程中各自的路径有所歧异。贯穿于地理学史本质的,是人类群体为生活如何组织空间这一现象。所谓过去的地理,就是人类集团无数次不断改造其空间组织的实况。历史地理学的对象也就是这

种历史的空间。

(二) 历史地理学的构成

历史地理学可以从各种角度来划分,这些角度是分别从现象存在的时间、资料的性质和地理知识的范畴出发的。这种划分随着历史地理学的发展而增加,从而使历史地理学的构成逐渐复杂起来。

时间角度 如前所述,地理学是由以往的地理和现存的地理所构成,这种区分古已有之。米仓二郎研究中国地理典籍的内容后指出,其内容为先秦以来的政治地理、军事地理和水利地理,这些内容均可划分为以往的地理和现存(即著述当时)的地理两部分。^[1]日本自古代迄于近代所编纂的风土记,其内容也是由记述过去的事情与当时的事情两部分构成。但是,近代以前中国和日本的地理书中并未称其为“历史地理”,就连欧洲自古希腊、罗马以来的地理书籍也是同样。到了近代,瓦伦纽斯^①始纯化地理学的内容。继之,随着其内容的分化,地理学又被从时间角度进行了划分,并给予特定名称。在17世纪末,称现存的地理为“新地理”(neue Geographie),而称以往的地理为“古地理”(alte Geographie)。野间三郎《历史地理学的发展》^[2]一文,对新地理与古地理的产生、由新地理到地理学和由古地理到历史地理学的转变过程都有详细论述。欧洲在19世纪中期产生了“历史地理学”这一名称,日本在明治二十年(1887年)创立了日本历史地理学会,当时已经采用“历史地理学”一名。

历史地理学从时间角度进一步划分,即为史前地理学与狭义的历史地理学。史前地理学(prehistoric geography)以尚无当时人类的文献记录这一时代的地理为对象,其年代区间为人类产生以来到文献记录出现之前。在世界各地,史前地理学作为研究对象的时期是不同的,在日本,可认为是从人类进入日本列岛起到弥生时代末。狭义历史地理学(historical geography)的研究对象,是以当时人类的文献记录开始产生之时为上限、现存地理将要形成之前为下限这一期间的地理。

作为这一划分指标的“当时人类的文献记录”也是需要阐释的问题。我觉

^① 伯恩哈德·瓦伦纽斯(Bernhardus Varenius,1622—1650),德国地理学者,他首先区分了通论地理(普通地理学)和专区地理(区域地理学)。

得即使其本身并非由当时在當地居住的居民所记录的文献,而是由其他地区的人们所记载的同时代的文献,似乎也是可以作为这一指标的。如以日本的情况为例,虽然在弥生时代末期并没有出于当时本地居民的文献记录,但却可以利用中国人的文献记录(如《三国志·魏书·倭人传》之类)进行研究。再有美国的例子,拉尔夫·布朗^①说他在撰写其名著《美国历史地理》(1948年)时,美国并没有殖民时代初期的文献记录,但在欧洲却保存有很多,他即以此为资料而得以研究美国历史地理。拉尔夫·布朗之所以重视当时人们的文献记录,是由他的方法论所决定的。他所谓的历史地理现象,是指以往所有人类文化如何认识环境,并且组构其地域形态。这是一种十分卓越的见解。

也有进一步划分史前地理学的其他观点。藤冈谦二郎^②将史前地理学划分为狭义的史前地理学和原史地理学(protohistoric geography)。狭义史前地理学的研究对象迄止于弥生时代,原史地理学则以古坟时代的地理为研究对象。其理由是因为在古坟时代“尽管文献中记有那一时代的事情,但那些文献却并非是与古坟时代同期的记录”^[3]。虽然他仅仅以有关古坟时代的文献记录不是出于当时人之手作为理由,这样的解释并不够充分,但使原史地理学从史前地理学中独立出来,却堪称灼见。可是,即使没有当地居民所撰述的文献记录,而有其他地区人记录当时考察者见闻这样的文献的话,似乎就不应该将这一时期归入史前地理学中,还是将其置于狭义历史地理学的上限之内要更为适宜。关于历史地理学的下限与现代地理学上限的问题,理查德·哈特向^③所论似乎较为妥当,这一问题将在后面论述。

考古学和历史学的时代划分 史前地理学与历史地理学若是从时间上再做进一步划分,史前地理学可以划分为石器时代地理、绳文时代地理、弥生时代地理、古坟时代地理等,这是考古学的时代划分;历史地理学可分为古代历史地理、中世历史地理、近世历史地理、近代历史地理等,这是历史学的时代划分。考古学的时代划分是依据史前人类所使用的工具、陶器等的编年阶段,而历史

^① 拉尔夫·布朗(Ralph H. Brown,1898—1948),美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被美国地理学者誉为历史地理的创新者,《美国历史地理》由商务印书馆1973年出版汉译本。

^② 藤冈谦二郎(1914—1985),日本人文地理和历史地理学者,主要编著有《城市与交通道路的历史地理研究》《历史地理》《历史的空间构造》《考古地理学》等。

^③ 理查德·哈特向(Richard Hartshorne,1899—1992),美国地理学者,1939年所著《地理学的性质》一书被誉为地理学思想史上的里程碑,继之又在1959年出版《地理学性质的透视》一书。

学的时代划分则是遵循着根源于历史哲学和历史观的种种时代分期学说。将考古学的编年阶段与历史学的时代分期相结合,用之于历史地理学的时代划分,这是很勉强的,缺乏科学的独立性。因此,必须从历史地理学的自身情况出发,确立贯通所有历史地理现象的时代分期。作为对此问题的一种设想,德温特·惠特尔西^①的时代分期是颇为值得关注的。

1945年,惠特尔西在美国地理学会发表会长就职演说,翌年,他以《地理学的地平线》^[4]为题将其整理发表,文中主张应当以人类空间认识的划时代变化阶段作为历史地理学的时代分期。所谓“地理学的地平线”,就是指在其当时人类集团空间认识所能扩及的最远边缘。惠特尔西的时代分期为:原始的空间认识;区域性空间认识;二维世界性空间认识;三维世界性空间认识。他认为上述空间认识的扩展,依赖于交通与通信的进步。

(1) 原始的空间认识。这条地理意义上的地平线,对于农耕集团来说是河谷的分水岭,对于热带雨林的居民来说是环绕着他们的密林,对于游牧部族来说则是草原游牧地域的边缘。由于他们仅仅在这一范围内生活,因而没有专有名词的地名,即使是像“山”“川”“市场”这样的普通名词,在那个空间内生活的人们也将其理解为是指某一特定地点。

(2) 区域性空间认识。原始集团通过战争和交换,超越其所居住的空间,认识到了其他空间的存在。他们之间在政治上的结合,使其空间认识扩展为区域性空间认识,小集团的空间认识从而淹没于其中。区域性空间认识发展最为充分的是罗马的地中海世界与东亚的中国世界,介于二者之间的则是欧亚内陆干燥地带游牧部族的空间认识,由此构成了准大陆性的空间认识。在其周围,还有非洲黑人的空间认识、太平洋诸岛人们的空间认识、美洲印第安人的空间认识等。然而,这些地区与欧亚大陆所形成的三大空间认识之间尚未互相了解。

地中海世界崩溃之后,欧洲世界开始形成。中国世界虽屡遭分裂,却又不断重新建立,维持了相同规模的空间认识。阿拉伯世界则形成了横跨干燥地带、地中海沿岸和印度洋沿岸的空间认识。

(3) 二维世界性空间认识。近代国家在西欧建立,西欧人以海洋为媒介,发

^① 德温特·惠特尔西(Derwent S. Whittlesey,1890—1956),美国地理学者,于1929年提出与环境决定论相对立的“连续居住论”(sequent occupancy)。

展了其殖民帝国,从而形成世界性空间认识。世界性空间认识是由散布于海洋之中的大陆岛和球体的地球这两个概念构成的。世界性空间认识萌生于15世纪,由20世纪初期极地探险的成功而完成。但是,这还仅仅是二维的世界性空间认识。

(4)三维世界性空间认识。科学上的发现和机械的发明,使空间认识扩展为包容陆、海、空的立体性空间认识,随之产生了有限地球观,交通和通讯设备的进步,相对缩小了地球。

惠特尔西的观点,就是把这种地理意义上的地平线所构成的空间认识分期作为历史地理学的时代分期。这种空间认识的演化虽然是时间性的,但其本质却是空间性的。这种分期或是为阐释世界历史地理而大致划分的,在这些大的阶段当中,应当将由于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变化,技术的进步或倒退,交通设备的完善等原因而造成的人类集团空间组织的变化阶段作为次一级的分期。

资料角度 历史地理学按照它所使用的资料,可以划分为遗迹历史地理学(relict geography)和文献历史地理学(phiological geography)。遗迹历史地理学是以像化石一样失去了其机能却仍留存于地表的地理遗迹或从古至今虽不断改观却仍保持着其机能的地理遗迹作为研究资料。在1962年的历史地理学会大会上,举行了关于遗迹历史地理学的“考古地理学专题讨论会”,当时通过决议,将遗迹历史地理学定名为“考古地理学”(archaeological geography)。1963年的学会纪要即为“考古地理学”专刊。提到考古地理学,往往容易联想到考古学,以为在时代上它是研究史前时代,研究史前时代的遗迹,其实并不尽然。对于历史时代,它也是有效的研究方法。在这篇纪要的序言中,小牧实繁阐释了考古地理学在历史地理学研究中的意义:

在没有文献记载的情况下怎样进行研究呢?……假如没有文献资料,除了无可奈何地中止依此而进行的论证,然后进行主观推论或公式化的叙述之外,就别无他法吗?为打破这种阻滞不前的局面,考古地理学(或称遗迹地理学)者认为不仅史前时期,包括历史时期在内,都可以依靠遗迹、遗物,通过考古学方法,开辟新的道路。^[5]

文献历史地理学以当时人的记录作为基本研究资料,其中包括古地图、古地志、

土地籍帐、历史文件、旅行记和文艺作品等,通过这些资料复原过去的地理面貌。但实际并非单纯如此,在研究过程中,也需要并用考古地理学的方法,实地调查所研究历史地理现象曾经存在的场所,复原其历史状态,并以此解释文献,复原现仍残存的和已经淹没了的历史地理现象。文献历史地理学首先强调通过当时人的文献记录来重新发现当时人类如何认识环境。由文献甚至还可可知当时区域内居民构建其区域的动机、目的和理由。

地理知识角度 历史地理学按照地理知识的性质,可以划分为系统历史地理学(systematic historical geography)和区域历史地理学(regional historical geography)两大知识范畴。冰河时代日本列岛的植物区系在冰期的分布状况如何?到了间冰期又有哪些变化?中世纪时全国都属于自给农业地带,到了近世,商品农业地带又是在何地产生、怎样扩展的呢?诸如此类对于植物区系和农业地带的研究,即可阐明日本列岛植被和农业的区域差异。以往的植被、农业等逐个地理指标的区域差异是随时代而变化的,这种区域差异属于系统历史地理学的范畴。

区域历史地理学的知识范畴,涵盖着诸如关东与关西之间、诸侯城邑与新垦殖区村落之间这样一些以往的地区特性(历史区域性)。区域性由区内各项空间要素的相互关系(纵的关系)和与其他区域的关系(横的关系)所构成,这两种关系就叫作空间关系。区域历史地理学就是研究区域居民改造其空间关系、重建区域结构的过程。因而,区域历史地理学与地方史、景观史等学科比较接近。

系统历史地理学又可划分为历史自然地理学和历史人文地理学。历史自然地理学包括历史气候变迁及与此相应的植被分布、海平面变化所造成的平原地形变迁、河道变迁等自然变化。以前,历史自然地理学研究是以史前时代的自然现象为主;最近,历史时代的自然变迁也逐渐被列入课题。历史自然地理学不仅要研究自然本身的变化,更要研究人类集团作用对自然环境的改变,即需要研究如何复原消失了的森林地带、秃山的形成过程、改修河道所引起的平原变化等。现有地形和植被系经人类集团的作用而改变,同时又遵循自然本身的规律而发展,这一点正在得到确认。历史文化景观是在对当时自然景观的认识基础上形成的,所以,复原历史自然面貌是开展历史文化景观研究的先决条件。历史自然地理学必将日益向前发展。

历史人文地理学的许多部门都很发达,而以历史聚落地理学、历史经济地理学、历史交通地理学和历史政治地理学为其主导。最近,又与文化地理学、民俗学和文化人类学相互渗透,使得历史文化地理学的研究也逐渐增多,人们期待着它在未来的进一步发展。

在日本和英国,相对于系统历史地理学比较发达的状况,区域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并不很多。但在德国,区域历史地理学却以动态区域学和景观史的名称而兴盛着。在美国,区域历史地理学的论文和专著从来都比系统历史地理学的要多。最近,文化地理学又与行为科学相结合,区域历史地理学的新阶段正在展开。

历史地理学在地理学中的地位 历史地理学曾被认为是与政治地理学、经济地理学和聚落地理学等相并列的系统地理学部门之一。然而,现在地理学已经分化,被划为研究现存地理的现代地理学和研究以往地理的历史地理学。从而历史地理学也把过去的地理区分为系统历史地理学和区域历史地理学进行研究,它涉及以往地理现象的各个部门,正朝着这些知识领域扩展。哈特向在其名著《地理学的性质》一书中,关于历史地理学的知识范畴阐述说:“其下隶属于所有领域,其自身是完全的另一地理学。”^[6]但正如野间三郎所指出的那样,“另一地理学”这种表述方式是不甚高明的:“从学科体系和逻辑上来讲,一定要在地理学之外标榜另一地理学,这显然存在着罅漏。”^[7]历史地理学并非与地理学本质有异的另一地理学,只不过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以往的地理现象,而通常提及地理学时,其研究对象是指现存的地理现象。虽然研究对象的时间段落有所不同,但二者的本质和方法都是一致的。历史地理学的资料是历史性的,方法是地理性的。——这是通行的表述形式。

【注释】

- [1] 米倉二郎:《東亜の集落》,古今書院,1960,pp. 11-12。
- [2] 野間三郎:《歴史地理学の発達》,《歴史地理講座》,1卷,朝倉書店,1959,p. 15。
- [3] 藤岡謙二郎:《先史地域及び都市域の研究》,古今書院,1955,p. 59。
- [4] Whittlesey D., "The Horizon of Geography," A. A. A. G., Vol. 35, 1945.

- [5] 小牧実繁:《考古地理学》,《歴史地理學會紀要》,1963。
- [6] Hartshorne:《地理学方法論》(英文原名为 *The Nature of Geography*——译者注),野村正七訳,朝倉書店,1925,pp. 201-205。
- [7] 野間三郎:《歴史地理学の発達》,《歴史地理講座》,1卷,朝倉書店,1959,p. 15。

二、历史地理学基本概念的革新

(一) 绝对空间地理学

大门 回顾历史地理学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历史地理学经历了数次爆炸性发展。每当这个时候,都要出现创新发展的契机和蓬勃革新的能源。历史地理学所呈现状,可以说正处在这样的时刻。由近代历史地理学时代进入现代历史地理学时代的大门正启动着门扉,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建设已在世界各国普遍展开。为此,有必要回过头来探讨一下近代历史地理学的状况,更确切地说,有必要挖掘出横陈于近代地理学总体理论基底的基本概念而加以探讨。这种情况,是科学革新时期的普遍倾向。

近代地理学从 17 世纪中叶瓦伦纽斯的通论地理学 (*geographia generalis*) (1650 年) 开始建立。在 19 世纪,由李特尔^①、洪堡^②等完成。近来,很多人主张广泛扩展的地理学革命开始于 1950 年前后。在此之间的 150 年时间,为近代地理学时期。在这一时期,近代地理学的本质理论扩充为生态环境论、景观论、区域论等,它表现为对地表特性的描述。现代地理学的本质理论论及基于地图改观的图形论、行为环境论、空间组织论等,与特性描述相比,它更强调对地理现象理论化和规律化的追求。但无论是近代地理学,还是现代地理学,虽有多种多样的本质理论展开,其所有的一切却都是关于地理空间的命题。空间概念是地理学的基本概念。在历史地理学中,空间和时间是基本概念。历史地理学

^① 卡尔·李特尔 (Carl Ritter, 1779—1859), 德国地理学者, 他和洪堡一起结束了地理学的古典时期, 同时也奠定了近代地理学的基础。主要著作有《地学通论》,《地理科学中的历史因素》(1833 年) 也是其重要文章之一。

^② 亚历山大·冯·洪堡 (Alexander von Humboldt, 1769—1859), 德国地理学家, 近代气候学、植物地理学和地球物理学创始人之一, 他结束了地理学的古典时期, 同时也是近代地理学的奠基者。